

笑也流

XIAO YE
LIULEI

王兴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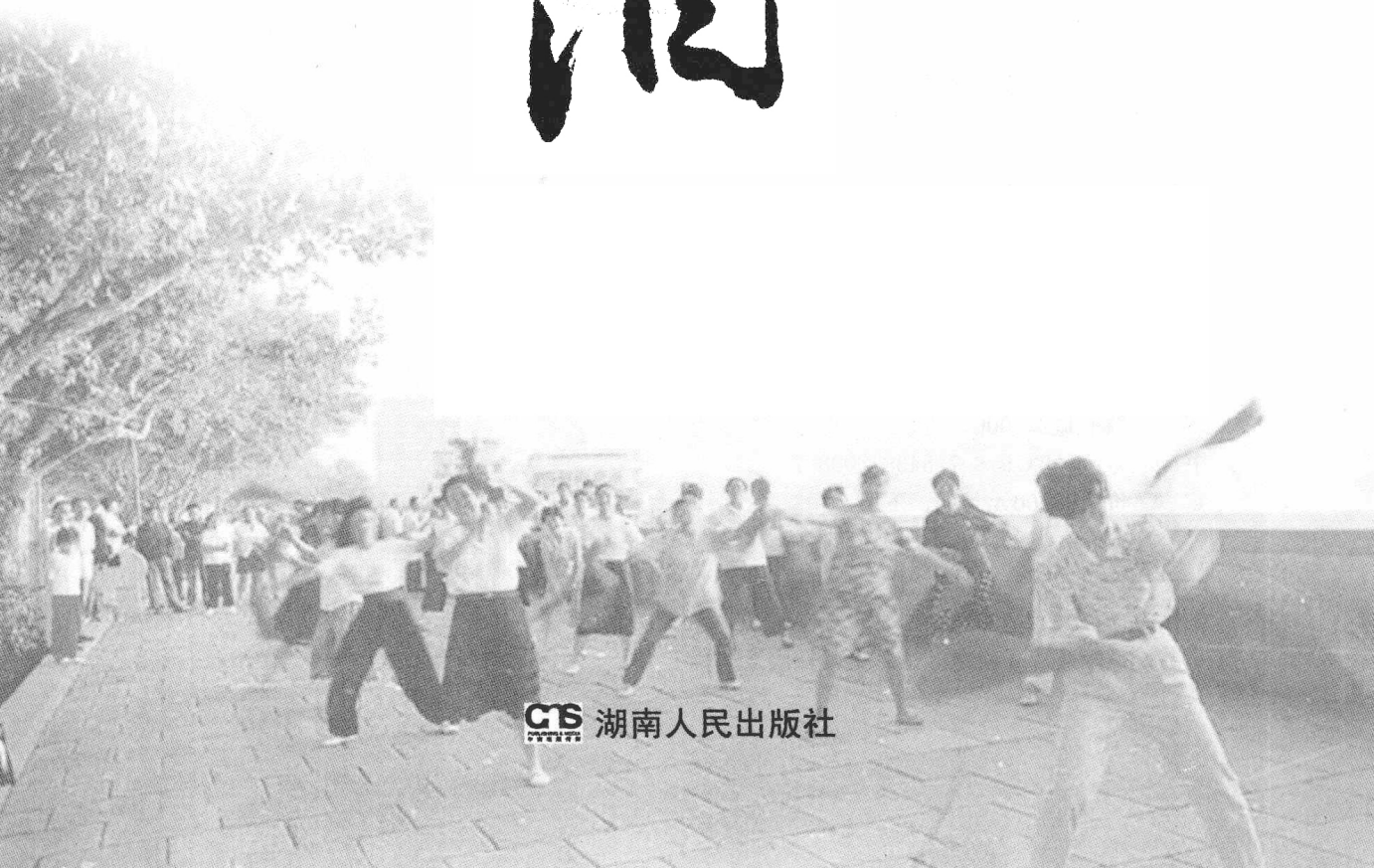
下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笑也流 泪

下册



CM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笑也流泪 / 王兴国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438-8088-7

I. ①笑…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5253号

笑也流泪

作 者: 王兴国
责任编辑: 龙仕林 文志雄 夏文欢
编辑部电话: 0731-82683328 82683361
装帧设计: 罗志义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45.75
字 数: 1120 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8088-7
定 价: 98.00元(上、下册)

营销电话: 0731-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第四十一回

区长背皓妹肩上说退田 莫彬梦蛇影会后骂亲娘

却说县委书记和刘娜萍见深水夹棍还没有回来，决定到回去的路上与她会合，将她骑去的矮线车要回来，然后夫妻俩各骑一辆，一起回兰溪镇抑或回县城。他们跟刘满盈告别之后，刘娜萍坐在丈夫高线车后面，朝大塘方向驶去。当县委书记看见深水夹棍连人带车翻入大塘后，连锁反应似的立即将线车刹住。由于刹车太急，刘娜萍在他身后差点从高线车上蹦下来。刘娜萍手脚麻利，紧靠在丈夫的背上，双手抱住丈夫腰肢，才没有摔下去。幸好丈夫腿脚长，在手刹的同时，做一个双脚落地急刹车，牢牢地将线车控制住，才幸免翻入水塘里。这时刘娜萍急速下车，问丈夫怎么回事，丈夫用手指着前面大塘说：“你的线车和人都掉到塘里去了，怎么得了啊！”说着，丈夫推车、妻子走路，来到深水夹棍翻车的地方。

这时深水夹棍已经被人从塘里救上岸来了，她一只手去扯掉身上在塘里缠着的黑草子，一只手在抓脸上粘着的草屑子，眼睛不敢去看姐夫，低着头用余光去瞟刘娜萍，又愧又羞地对她说：“骑车技术未到家，车龙头没掌稳，轮胎在石头上偏倒了，掉了到大塘里。何得了呢，把你的线车翻到塘里去了！”她急得连身上被水翻过来了的衣服也来不及去扯正，雪白的肚皮和一个深陷进去的肚脐眼露在外面。刘娜萍见她如此狼狈，赶快帮她把撒在胸前的湿衣服扯下来，遮住肚皮和肚脐眼。县委书记从她的背后看见她那宽厚的肩膀上，本就没什么颈根的脖子上，湿滴滴的头发稀疏地披着，活像一个黑蒸钵倒罩在上面。在觉得好笑的同时，眼睛顺着往下看，一双又长又小的腿脚杆子，俨然是一副在深水里夹黑草子用的深水夹棍。他不好意思久看，只好转过身去看正在上岸的欧阳晓峰支书。这时欧阳支书还在往岸上爬。由于大塘边的岸下是一个深坑，脚在水下踩不到底，他靠双手抓住岸上的泥土和杂草使劲地往上爬，连爬几下都没有爬上岸来。县委书记赶快抓住他的一只手，往岸上一拖，才把他拉上岸来。这时围观的群众渐渐地散了。

欧阳支书上岸后，也像深水夹棍一样，扯掉了身子的黑草子，又去抓脸上的草屑子。他一边扯、抓，一边对县委书记说：“我搞不清侯珍荷骑线车的技术，坐在她后面一起掉到这水里去了。真不好意思！”县委书记望着他又好笑又好气地说：“这线车可是刘娜萍他们区公所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区长还在等着骑它下乡去搞双抢呐！”“我刚才几次潜到水里去摸，都没有摸到，还吃了几口水，现在实在没有力气了，等下再想办法去捞。”他很尴尬地朝刘娜萍书记说，意在求得刘书记的宽容和在寻找下坡的台阶。刘娜萍正要发火大骂其弟媳妇，县委书记只好说：“下次想办法捞吧，明天我还有一个重要会议等着我，我们要先回去。”说完他转身去推线车。欧阳支书赶快拖住还在说这说那的刘娜萍，可就

是没有说一句有关侯珍荷辞职的事。深水夹棍对姐夫说：“返回家里去吃了晚饭之后再动身回去，也来得及呀！看你急得这么个样子。”“要你不骑，你偏要骑！”刘娜萍还在生气，还要骂侯珍荷，见丈夫已经将线车夹在了两腿之间，就嘱咐说“想办法捞上来，过些天我再来骑回去”，便坐到线车的后面。这时欧阳晓峰从地上将西瓜捡起来，硬要塞给刘娜萍。县委书记说声“走了喔”，双脚在地上使劲一蹬，摇响铃铛，线车走动了。刘娜萍一手搂住西瓜，一手向后面挥了挥，没有说什么地走了。显然她的气还没有消。

在回家的路上，夫妻俩对深水夹棍确实不配当妇女主任再次进行了一番议论。由于太阳偏西了，又刮起了风，天气凉爽了许多。“是吧”书记把线车蹬得飞快，很快到了兰溪区公所。刘娜萍下车叫丈夫去她的单身宿舍里喝碗茶再走，丈夫没有进屋，急着明天的会议，跨上线车就走了。

刘娜萍目送丈夫走了，转身进门对传达室的老头说：“今天我把线车骑到鹞子湖，被我弟媳妇骑到一口很深的大塘里去了，一时捞不上来。如果区长来骑线车，就说我弄丢了。”她承担责任地说。在楼上宿舍里的区长听到刘书记的声音，以为她把线车骑回来了，连忙做好出发的准备，将笔记本、水笔以及纸烟洋火和单衣短裤什么的，都装进一个袋子里，赶忙奔下楼来。他要下乡去摸双抢的进度。区长来到传达室问刘书记骑回来的线车放在哪里，老头将刘娜萍刚才说的那些原话，照本宣科地向他复制了一遍。区长骂骂咧咧地说：“这区里唯一的交通工具也能让亲三戚四的人乱骑得，还不是连尸都找不回来了。唉，这双抢还抢不抢，还搞不搞哟！”他气呼呼地又跑回宿舍里睡觉去了。

第二天刘书记主持双抢进度碰头会，区长第一个发言：“首先我申明，我没有下去，没有情况汇报。原因很简单，刘娜萍同志把线车给亲戚去骑，丢在了她娘家的大塘里捞不上来了。我又没有长翅膀，飞不去乡里摸情况。”他气很大，接着还上纲上线地进行了一番分析，诸如是有意丢的，还是无意丢的。还说影响了双抢他不负责任。云云。说后他气冲冲地走了，再也没有参加碰头会。刘书记在区长发言时，一声未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等他走后，刘书记把丢线车的事在会上作了一番陈述和检讨，然后继续主持会议。中途以上厕所为名，跑回单身宿舍里，将参加工作半年以来的工资揣进衣袋里。临散会时，她在做完会议总结后将钱掏出来交给一个干部，说是对线车丢失的赔偿，并安排这位干部到县里去再申请购买一部线车。会上的人面面相觑地走了。

这天晚上，刘书记主动找到还在因交通工具生气的区长，一起到兰溪镇上最著名的古迹景点——枫林港大桥上，进行了坦诚相见的沟通。刘娜萍在散会后及时向县委书记汇报了碰头会的情况，顺便把线车的事说了。县委书记叫她马上派人到县里来申请购买线车的指标。那位收钱的干部立即赶赴县里，当天就骑回来了一辆线车。刘娜萍感到很奇怪，线车是紧俏商品，是按计划指标配购的，怎么就有线车了呢？她去看时，原来那骑回来的、从此归区里用的这辆线车，是县委书记的那部最高档的高线车。直到半年后，“是吧”书记才骑上新的线车。

在刘娜萍与县委书记走后，欧阳支书和刘满盈用一根麻绳子吊着一个秤砣，甩到大塘里去探那辆线车。探了好几次都没有探着，正当他们没有信心的时候，那丢下深水里的秤砣被什么东西挂住了，于是他们顺着麻绳子往水下摸去，果然是那线车。线车很快被打捞上来，存放在深水夹棍的家里，等刘娜萍来骑回去。可是刘娜萍在双抢上岸后，被派到行署学习三周，回来后她要抓紧时间熟悉几个乡镇班子的情况，就东跑西颠地忙不开，一直

没有回娘家去骑她的线车。一段时间后，深水夹棍见自己的妇女主任职务辞掉了，在县委书记的指引下，在家里发展以养殖为主的副业，她就和丈夫骑着这线车到处跑，买饲料、运东送西，尽管很少按那铃铛，但在当地仍不失为一道风景线。

且说这兰溪区公所的区长，姓蔺，在区乡干部中被尊称为蔺区长，是个老资格的土改干部。他是兰溪镇上有名的大胡子，两边脸上像是贴着两把鞋刷子似的，再配上那又浓又粗还很黑的眉毛，很有点像古代的张飞，镇上人戏称他为“蔺刷子”。在这新中国成立、土改后的第一个双抢中，他骑着高线车，带着前去赶写材料的秘书和乡上的两个干部，来到鹁子湖右潭边的帅府村，了解双抢的进度情况。他首先进入帅府，将其作为第一家摸情况的农户。因为他清楚莫庄喜家里田多劳动力少，特别令他不能忘记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登记户口时，他作为下派搞土地改革运动的干部，曾经到帅府村协助查田产和登记户口，在帅府登记户口时，那漂亮的细媳妇皓妹还煮过红糖鸡蛋给自己吃。他跟身后的秘书说：“那帅府里有个细媳妇叫皓妹，那可是个美若天仙的女子，今天你就可以一睹芳容啦。哈哈。”秘书姓孙名月光，是县城近郊桃花巷乡人，长得白白静静，一副书生相。他听区长这么说，富于想象的孙秘书，觉得人家皓妹是美丽的月亮妹妹，自己才是月亮妹妹边上的光，就笑着说：“你是说我只是她月亮妹妹的光吧？”“我可没有那么想。你们抓文断字的人，总是喜欢联想。”蔺区长说着笑着，把线车猛地刹住，孙秘书跳下车来，他们四人先后来到了帅府的地坪里。蔺区长看见莫庄喜从堂屋里出来，赶快扣住线车朝她喊：“帅家大嫂呃，贵府的双抢快抢完了吧？”

“原来是蔺区长来了呵，莫讲这双抢，我屋里可是三抢四抢了。喽，抢收吧，还有一丘田的早谷子没有收回来，两张桶的打禾佬还在扮禾，看今天能不能收完；抢插吧，我家四五十亩田，今天才开秧田门，虾爪丘才见绿苗；前几天晚上，我家唯一的劳动力莫彬伢子被蛇咬了，下不得田，做不得事，还有几丘田没有翻耕过来；帅牛妹子还只有十二岁，人还小……”莫庄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边走边说，她说话又急又快。蔺区长听说她大儿子被蛇咬了，连忙打断她的话说：“是么子蛇咬的？请了蛇法师傅没有？是吃的药，还是敷的药？现在怎么样了？……”莫庄喜看他还要问这问那，懒得搭理他，就说：“吃哒你的无钱饭，耽误我的有钱工。冇得咯多功夫跟你东拉西扯啦，我要插田去。”说着就朝田野走去。蔺区长连忙跟在她身后，手向跟在自己身后的三个人一挥，说：“我们帮她插田去”。

他们一行四人，跟着莫庄喜来到虾爪丘，只见一个被汗水湿透了花白相间衣服的女子，头戴一顶平顶斗笠，正在弯腰插田。孙秘书一看那窈窕的身材，便知她就是蔺区长在路上讲的那个皓妹。他捷足先登地跑到皓妹已经插到前面去了的那线新栽秧苗的旁边，立即捡起一只秧，解开后便栽插起来。他越插越快，企图赶上去，与这美若天仙的帅家娘子说说话，顺便了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双抢中，田多劳力少的农户的一些看法。谁知那精明的皓妹看出了他的心思，便加快了速度。这插田正如古人有诗云“退步原来是向前”。孙秘书插完一把秧，扭转头去看皓妹插秧的速度，皓妹礼节性地向他嫣然一笑，算是给这位前来帮忙的白面书生打了招呼。顺着孙秘书下田的是蔺区长和莫庄喜，那两个乡干部也依次下田栽插起来。火热的太阳真毒，正如人们所说的“后娘的拳头，六月的日头，那么毒”，把田里的水皮子烤得像开了锅的水，水皮子把他们几个插秧人的脚杆子烫得麻辣火烧。为了双抢，他们这几个作田老手全然不顾，一股劲地埋头苦干。

毒热的骄阳像猛火，肆无忌惮地把热浪袭下来，热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蔺区长他们的

衣服早就可以拧出水来了，头上的草帽似乎没有了遮阳的功能，把他们个个都烤成了红脸关公。皓妹终于把眼前这一趟插完了，她把手伸到路边的一个牛脚印眼里，把粘着泥浆的手伸进去洗了洗，慢慢地伸直腰杆，手半握拳在酸痛的腰肢上轻轻地捶着。她从浅浅的盖在田泥上面的混黄色的水皮子里，看见一个通红的巨大的火球，那就是天上太阳的倒影。看着看着，她觉得眼前冒金花，那金花越来越多，散发开来，竟然把那倒映在水皮子下的火球遮住了，眼前又开始慢慢地发黑，身子有些站不稳，头上像有一口巨大的黑锅向她罩下来。这时她不能控制住自己，身子往后面倒了下去，她一屁股坐到了田埂上，身子又向一边倒下去，她歪在了田埂上，双脚陷在田泥里，脑袋偏歪在平顶斗笠上，不省人事了。

快要追上来的孙秘书听到皓妹倒地的声音，连忙伸直腰扭头去看，看见皓妹倒在了田埂上，一边丢掉手里的秧苗，一边喊“皓娘子中暑晕倒了”！他赶快向田边跑去。迷迷糊糊的皓妹，隐约觉得这跑来的人像她的丈夫帅劲川，刹那间的兴奋使她睁开了眼睛，她不自觉地喊：“劲川，我头好痛，你快来扶我啊……”当孙月光跑到她跟前时，她却看清了这向她奔跑而来的不是自己的丈夫，而是藺区长带来的人。孙月光来到田埂旁，站在田里，把满是泥浆的手在牛脚印眼里洗净后，赶快握住她的肩膀，将她扶起来，然后说：“皓娘子，清醒些了没有？我背你回家去。”说着他转过身来，把背对着皓妹。皓妹坐直后，头脑确实清醒了许多，一边摆手一边摇头说“不……麻烦……你……”，话未说完，那做摆手动作的手，指着已经赶过来了的藺区长，意思是要藺区长背她回去。

藺区长连忙把手在牛脚印眼里洗干净，把背对着坐在田埂上的皓妹。由于皓妹是坐在田埂上，一双脚还在田泥里陷着，其不够高的身子无法靠到藺区长的背上去。这时藺区长喊孙月光到田埂上去扶皓妹站起来，孙月光不但不上去扶她，反而走开了。此时已经赶过来了的莫庄喜，连忙上到田埂上，把皓妹从田泥里拔出来，婆媳二人共同努力，皓妹才将双手从藺区长的背后伸到他的肩膀上去，藺区长用左手抓住皓妹垂下来的一只手，右手反到身后兜着她的屁股，把弓着的腰伸直，说声“起来”，皓妹的双脚悬空了。区长又说“抱住我的颈根，好呐，走了”。藺区长背起皓妹，走上田埂，径直朝南塘渠大路走去，莫庄喜紧跟在后面，用一只手托着皓妹圆溜溜的屁股。孙秘书仍又回到他栽插的那线新秧苗边上，继续插起秧来，但他心里在咒骂这月亮妹妹的高贵。

藺区长背着皓妹在虾爪丘窄窄的田垄路上一起一伏的走着，随着皓妹那生怕被摔下来而越来越紧地箍着自己，他明显地感觉到皓妹柔软的女人身和她那胸前软绵绵的乳球，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背心上。藺区长是个即使女性挑逗，也能坐怀不乱的领导干部，何况是在这大热天里，背的是中了暑的细媳妇呢？在皓妹看来，藺区长是父辈级、领导级的正派人物，当自己伏在他背上一起一伏的时候，当很可能从他背上掉下来的时候，她已经清醒了的头脑告诉自己，这区长不会有什么雅兴或邪念，不会在自己身上打什么主意，就牢牢地、紧紧地趴在他的背上，有时还趁起伏时上下波动的机会，将自己的身体向他背上靠紧、靠牢。藺区长费力巴沙地，气喘吁吁地背着皓妹，觉得这可爱的小媳妇不仅很苦，几岁来到这帅府里，经历了许多不应该由她承受的事情，本就可怜，而且这背人很像早些年背着自己年幼的女儿一样。由于有了这种怜悯的心理，在皓妹生怕掉下去而向上爬的同时，很自然地配合她靠牢自己的动作，将其往肩头上耸了上来，这样皓妹安全地趴在了自己的背上，觉得很稳当，不会掉下去。皓妹见藺区长满头大汗，连出气都像拉风箱似的，就说：“藺叔叔，看我把你累得这样汗爬水流的，真的不好意思，太麻烦您了。”区长见她叫自己为藺叔叔，俨然像长辈似

的骂这毒热的太阳说：“这太阳太恼火了，越是双抢搞不赢，它越作对，把我们的皓姑娘都热得中暑了。”说着他背着皓妹来到了南塘渠的大路上。

由于南塘渠的大路较宽，不比在虾爪丘的窄路上，莫庄喜和蔺区长能够并列行走了，她仍然用手兜着皓妹的屁股，以减轻媳妇在他背上的重量。皓妹勾附在区长肩上的头，此时更加清醒了，她见脚下的路宽了，就附在他的耳朵边说：“蔺叔叔，我看您背我背了这么远，实在辛苦了，您就把我放下来，让婆婆扶我回去吧。”“那不行，现在你身体发起高烧来了，这样大的太阳，怎么能下地走路呢？我霸点蛮把你背回去算了。”区长继续朝前走着说：“只是你家这双抢还有这么大的任务何得了啊！”皓妹又把嘴巴耷到他的耳朵边，有气无力地说：“我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就我莫彬哥一个男劳动力，怎么也作不了。就是今年双抢搞完了，还有明年春插，夏季双抢。如果荒了这些田又真的可惜，都是羊肉面子的丰产田。我们家是典型的田多劳力少的户子。”“是要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才好哦。”蔺区长停了停又说：“皓妹，你也为我们想点办法吧。”“我怎么能为你当干部的想得到办法啰。只是这田多的户子与田少的户子之间，有蛮大的差别。噢！蔺叔叔，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田太多了的户子，把田退一半出来，再分给那些田少、人多、劳动力多的户子呢！”皓妹的思想开阔，根本不在乎这些羊肉面子田。“我说你皓妹有办法，就是有办法吧，这可是我没有想到的办法啊。”蔺区长喘着气说话表扬皓妹。在一边听到媳妇与区长对话的莫庄喜，对田土一直看得比命还重要，正要插嘴纠正媳妇的建议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帅府的堂屋里。

口干舌燥的蔺区长把皓妹放在竹铺子上，赶快倒了一碗茶，像牛喝水一样地吞了下去。他把皓妹交给莫庄喜，要皓妹静静地躺下休息，便到虾爪丘插田去了。莫庄喜连忙打来一盆水，将皓妹的手脚洗了，倒掉后又打来一盆，皓妹自己将脸和身上的汗水擦了。婆婆将第二盆倒了后，用手去探摸媳妇的前额，她感到烫手，知道皓妹正在发高烧。她像草药子郎中一样，掀起皓妹的眼皮看了看，只见她明亮的大眼睛布满了红丝；她又叫皓妹把舌头吐出来给她看，她看见舌苔上积满了白苔，喉咙里充了血。她断定皓妹患了中暑蒙痧的重症。于是她立即舀来一碗清水，要为她揪痧。她解开媳妇的衣领，皓妹露出了像玉膏一样洁白的肌肤，那脖颈和肩头像豆腐般的细嫩和柔软。莫庄喜不敢狠心地去揪，只用食指在碗里沾些清水，抹在颈根上，然后用手指在上面刮几下。只几下，那痧痕就出来了。婆婆跟媳妇说：“皓妹你这痧好重呵，还没揪，只刮了几下就鲜红的了。”媳妇说“你揪哪”，她见婆婆以前给帅莫彬和帅牛揪痧时他们都是坐着的，自己躺着她不好使劲，就干脆坐起来，叫婆婆揪痧。她口里这么说，却把脖子缩到肩膀里去了。

“叫我怎么下得手喽。你公公在你初次进帅家门时就讲过，你是金枝玉叶，他在毛角口那次因你逃学而打你时，那鳝鱼炒肉的竹杈子都打在了桌子上。我这又粗又重的手，在你金贵的身上怎么下得手呢。”婆婆含着泪望着媳妇那细腻的肌肤，迟迟不肯下手去揪。媳妇连忙回敬婆婆，十分懂事又十分诚恳地说：“婆婆金贵我就金贵，如今婆婆苦成这个样子，我还有什么金贵可言呢？你揪、你揪吧！”婆婆仍在迟疑犹豫，媳妇就自己用手揪了起来。不几下，那痧痕便由红变紫，由紫变乌。婆婆见媳妇坚强，她自己揪痧不方便，不好使劲，便在她脖子上揪了起来。揪完脖子左右两边和后颈窝三处的痧后，就将她背上的衣服揭起来，在背上又扯了两道长长的紫乌色的痧痕。揪完痧之后，她用干毛巾在道道痧痕上将水渍擦干净，吩咐媳妇说：“你自己再在两眉之间的鼻梁上扯几下。这样脑壳

就不会晕了。扯完之后，躺在竹铺子上，把褥子盖上，发发汗。我去给你煮艾叶子蛋。”说完就去厨房了。皓妹在自己的鼻梁上揪了一道痧痕，远看上去，像是一颗红瓜子粘在两眉之间，给她生动的脸上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人病三分娇，这皓妹的娇媚，楚楚动人。

被揪了痧的皓妹，浑身酸痛，精疲力竭，很快就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地进入了梦乡。这时一个打禾佬口渴难耐，在田野里打禾没能等到东家送茶去，就跑回来喝茶。他见这堂屋里的竹铺子上睡着一个人，用他那别人听不懂的山区话，骂骂咧咧的。迷糊昏睡的皓妹，知道是打禾佬来喝茶，使出全身解数从竹铺上翻起身来说：“对不起，还来不及给你们送茶去。我这就去。”她正要走下来时，莫庄喜端一碗热腾腾的艾叶子煮鸡蛋过来了，她把用红糖熬制的艾叶子煮鸡蛋交给皓妹，叫她趁热吃了后，到房间里去，把门关上，换件衣服，躺在床上，盖一床厚褥子，让身体出身汗，这中暑蒙痧的重症就会好的。她跟媳妇讲完之后，又跟打禾佬讲马上送茶去，叫打禾佬先去狗狼丘打禾。打禾佬出门了，她又在喊帅牛去送茶。忙乱中的莫庄喜，用她自己的话说“真是急烂一身”！

帅牛从晒新粮的晒坪里跑进屋来，拎着一桶子茶，浪泼水泼地朝狗狼丘走去。走到半路上，那几个打禾佬顶着头上的大太阳回来吃中饭。在路途他们围着帅牛把那一桶子茶喝了个精光，恨不得把那桶子都吃了进去。在虾爪丘插田的孙秘书看见打禾佬收工了，就对蔺区长说：“打禾佬收工躲太阳吃中饭去了，我们也收工吧。”蔺区长将手上的秧插完，把手一挥说：“都回去吧。”他们几个人都收工了，他们那原是白白的脚杆子，现在都被太阳晒得像通红的灯笼，一线红地在田垄上走着。

打禾佬先进屋，蔺区长他们后进屋。进屋后蔺区长首先跑到灶屋里，只见浓浓的青烟笼罩在灶屋里，帅牛正在灶口里添柴加火，莫庄喜扭着腰肢在灶上滤米汤。他估计这十几个人的饭一时半刻还上不了桌，就对莫庄喜说：“我到马副村长家里去一趟。”莫庄喜看也没看他就说：“快去快回，不要耽误了这么多人吃饭哦。”“我没回你们先吃吧，如今新社会，又收了早谷子，还怕没有饭餐子不成。”说完顶着当头的烈日向马建初家跑去。他张飞似的飞跑到马建初家里，见一家人正在吃饭，打个招呼就往厨房里跑，他肚子里早就饿得咕咕直叫，当他嗅到新米子饭的清香后，喉咙里像伸出了一只手似的抓着要吃。他满满地盛了一碗新米子饭，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出厨房，坐到马建初的对面，狼吞虎咽地大口大口地吃饭吃菜。他吃完半碗饭后，深有感触地说：“自古道人是铁饭是钢，这话一点都不假。”他不等马建初和他对话，又说：“真的是新米子俏，陈谷陈米没人要，这新米子饭喷香的，没有菜也吃得几大碗。哈哈。”一顿感慨之后，他又埋头苦“吃”起来。“那是的，如今这新米子饭真的好吃，早几天那山旮旯里来的饿伤了的打禾佬，一张桶吃餐饭要两滤箕子。”马村长堂客笑呵呵地跟区长说起这新米子饭的话题来。

帅家吃中饭时，皓妹从床上起来，换下那艾叶子起了药效而湿透了的衣服，感到全身舒服多了。尽管身上还有低烧，她洗脸梳头后还是到餐桌上来陪干部们吃中饭。她坐在孙月光的对面，总是以微笑的神态望着他，希望他把眼光递过来，她好朝他笑一笑或点一点头，以示所谓的未让他背自己回家的歉意。但是孙月光就是不朝她看，只顾吃饭，根本不去理会她的心情和看她那在双眉之间像贴了一颗红瓜子似的美丽生动的脸。

大概也是这个时候，马副村长见自己的堂客和区长聊完了新米子饭的话题，便说：“蔺区长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新米子饭好吃，可您今天肯定不是来吃新米子饭的，是

有事来找我吧？”“是啊。我说呀，你是作田的老里手、老作家。你晓得的，这农时季节是挨不得时间的。”区长先给他戴了一顶高帽子。“那还用讲，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插夏田与插秋田就是不一样，九十天见分晓，叫做寒露不出真不出，霜降不黄真不黄。”马副村长说。蔺区长见高帽子戴上去了，就用概括性的话语把莫庄喜家里的双抢情况说了。

“现在的双抢大都要上岸了，只有三天就立秋了，而她家早谷子还没有收完，还有一拨田没有翻耕过来，晒坪里的水谷子堆成了山，还没有晒。眼下是莫彬伢子被蛇咬了，下不得田；能插田的皓妹子患了蒙痧重症发高烧，做不得事；帅牛细妹子人还少，只能烧茶送水；剩下莫庄喜这个半老婆子，上蹿下跳，犁哒耙哒……”他还要往下说，却看见对面的马建初停止了吃饭，张着嘴，把眼睛鼓得圆溜溜的，就不再说，去厨房里添饭。

马建初等蔺区长盛饭回到餐桌边，把想好的办法跟他如此这般说好了。蔺区长撑饱了肚子，打着饱嗝直接去了虾爪丘，与孙秘书等人会合插田了。莫庄喜见帅莫彬吃了午饭，安排他中午到堂屋的后门边上当风的地方睡午觉。帅莫彬自从被土鼻子蛇咬了之后，一直精神不振，尤其是怕见到绳子之类的东西。在地坪里、水塘旁、菜园里，只要看见了绳子、棍子、藤子什么的，他就扯蛇丝眼，看见的都是蛇，他就吓得连连后退。早几天地坪里堆了许多的从田里收回来的水谷子，帅牛一个人怎么也晒不开，她就叫“莫彬哥，来帮我晒一晒啊”。帅莫彬不敢去那被蛇咬过他的地方，一边摇手一边后退，转身看见一根草绳子横在地上，他狂叫起来：“蛇、蛇、土鼻子蛇！”吓得魂飞魄散，倒在地上，双手紧紧握着那个被蛇咬过的小脚杆子。帅牛赶快跑过去，见是一根草绳子，连忙捡起来给他看，并对他说：“哥，这不是蛇，你睁开眼睛看看。”帅莫彬睁开蛇丝眼，见帅牛手上拿着的草绳在动，还泛着五颜六色的蛇鳞的光芒，怎么看都是一条蛇，他还在狂叫“帅牛丢了它，丢了它！它会咬你的啊！”帅牛又急又气地把草绳子丢了。

更有甚者，帅莫彬不敢睡觉，只要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就会看见蛇在舞动，蛇要咬他。各种各样的大小不同、长短不一的，花色各异的，形态有别的蛇群，或张开血盆大口，或吐出长长舌头，或盘或扭动身体，以狰狞恐怖的眼神望着他，向他扑来，要来咬他、缠他。因此他常常被吓醒，或鬼叫鬼喊“有蛇”，或狂呼滥叫“蛇来了”。猛醒过来的他，脸色惨白，一身冷汗。特别是早两天，母亲见蚊蝇叮咬他，在竹铺子上给他撑了一张蚊帐。他入睡后不久，在幽冥的梦境中，一条巨大的绿蛇开始向他吐出乌黑色的舌头，继而扭动着小水桶般粗的身子，尾巴上挂着一个盛满了鲜血的大桶子，张开血盆大口，在他一退再退，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退的时候，将他咬住并拼命地往肚子里吞进去。此时的帅莫彬哑着嗓门，撕肝裂肺般地惨叫：“绿蛇吃我！……”在堂屋里歪在凳子上打盹的打禾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被他惊醒后来看他，只见帅莫彬脚打手拽地在竹铺子上挣扎，手脚把撑着的蚊帐搅了下来，把那蚊帐缠在身上，还将竹铺子打翻，他侧翻下来掉到地上，被压在竹铺子底下方醒。

莫庄喜不知何事，马上奔过来，掀开竹铺子问他怎么回事。帅莫彬仍惊慌失措地指着什么说：“绿蛇！绿蛇！”“这里哪有什么绿蛇哪？你是在做梦！”母亲扶他起来，重新架起竹铺子，叫他睡午觉。那蚊帐被他撕扯得破烂不堪，莫庄喜也没有再给他撑上去了。帅莫彬躺在上面，再也不敢闭目睡觉了。他娘头顶烈日跑到蛇法师家里，蛇法师告诉她，凡是被毒蛇咬过的人，由于恐惧心理作祟，在一两年时间里，做梦都会梦见蛇。还告诉莫庄喜回去后，在帅莫彬的枕头底下放一包雄黄和艾叶，梦见蛇的事就会慢慢地消失。莫庄

喜回家后照此做了。

经过下午紧张的栽插，帅家最大的虾爪丘披上了绿装。莫庄喜特地为晚餐多做了两道菜，还拿出了陈年老酒，倒给干部和打禾佬喝。正当他们喝得起劲的时候，外面地坪里陆续地来人了。马副村长带着他的儿子马莧来了，赖姐挺着大肚子，由丈夫牵着来了，孟鼻子和金刚武大的儿子来了，刘怀选携堂客来了，一共来了十人，他们都是本村的人。藺区长见地坪里的来人没有凳子坐，立即站起来，端起酒杯喊声“把酒干了”，就一个斗口杯地喝完了所有的酒，然后三扒两搅，鼓眼一吞，把饭咽下了肚，嘴里包着一口饭菜，搬起凳子就往外走。其他的人在他的带领下，也都纷纷喝完倒口杯，扒几口饭，含一口菜地跟他来到了地坪里。藺区长见两位乡下的干部很辛苦，没有线车，叫他们先回去。孙秘书因被皓妹拒绝背她回家，心里一直不愉快，也喊要跟着他们回家去，却被藺区长叫住说：“你要写的材料，八字还没一撇，九字还没一勾，回去怎么写呀？好戏还在后头哩。”孙秘书只好留下来参加晚上的帮困会。

马副村长安排他带来的人坐定后，拉藺区长到地坪的角上去耳语什么了。这帮困会大都是两人坐一条长凳，有高凳，有矮凳。年老的喜欢坐在一起，年幼的喜欢坐在一起。皓妹搬一条单人矮凳，挨着孙秘书身边坐下，因孙秘书要做记录，特地为他准备了一盏洋油灯。蚊虫恋光，她就帮孙月光打扇，既驱赶蚊虫又送凉风。未开帮困会之前，皓妹无话找话地跟他说这说那，无形之中弥补了孙秘书一些心理上的鸿沟。帅牛跟马莧坐一条板凳，在帅牛看来，村子里除了她的劲川哥会读书之外，就算马莧这个秀才了。现在的马莧是兰溪中学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他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现在放暑假在家搞双抢。帅牛总问他兰溪中学里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诸如中学生中，女同学打不打篮球，女同学读寄宿是不是单独住一栋宿舍，班上有没有女同学喜欢他。马莧都一一予以答复。只有问到最后那一个问题时，他说“没有女同学喜欢自己。”

这时帮困会开始了。首先讲话的是藺区长，可见这帮困会的规格之高。他说：“马副村长把大家叫到这帅府地坪里来开会，我先开个头炮。”他接过莫庄喜递过来的凉茶，一饮而尽，然后接着说了全区双抢面上的情况，又讲了进度不一的原因，主要是一些田多劳动力少的户子，拖了全区的后腿。比方说莫庄喜家的双抢，还有一半的任务没有完成。讲完他把帮困会的主题交给马副村长去说。

马副村长把藺区长中午在他家描述帅家双抢的情况，几乎是用他的原话说了，并提出要求“请到会的左邻右舍，都来想想办法，出出主意，看怎么帮助这个困难户完成双抢任务”。他特别强调的是，离立秋只有三天了，一定要赶在立秋之前双抢上岸。只等马建初讲完，刘怀选马上站起来说，明天他家安排两个劳动力来帮忙，一个可以耕田，一个可以插秧。孟鼻子也不甘落后，马上接着说：“明天我自己来帮忙插田，干两天。”赖姐本要站起来，因肚子太大，她丈夫易清来没有让她站起来讲。赖姐说：“我自家还有一丘田没有插完，先停下来，叫我家里的外头人先帮帅家插一天田。”还有的人说，帅家的劲川伢子在部队里保家卫国，我们帮帅家搞双抢，等于帮他换工，也算是为国家出力。莫庄喜见村上的人都这么肯帮忙，万分感激地说：“你们这真是只有一条裤子，都脱下来给别人穿了，我不知如何感谢你们才好！只是……”她欲言又止。藺区长知道她要继续说什么，马上把话茬子接过来问她：“只是什么哪？你不要收起来，讲一半留一半的。”莫庄喜一边收拾茶碗一边说：

“今年双抢有大家明天来帮忙，很快会抢出来。明年、后年又怎么办？总不能老是依靠邻里帮忙呀！我看是不是可以把田多的户子与田少的户子的田合起来作，收成按劳动力多少与人口多少来计算，是不是也算以一种集体化的形式搞农业生产呢？”皓妹见婆婆想到了未来的事，思想上有了集体主义，马上站起来说：“干脆把我家的田分出去一半。”这是莫庄喜不愿意的，她赶快制止媳妇说：“那不好，劲川和你凤玉叔一家也有他们各自的一份田嘛。”媳妇就说：“按你的意思是，我们村上把田合起来作，互帮互助地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生产组织啰。”孙秘书在记录时，思想火花一下子蹦了出来：“叫互助组！”

“对！叫互助组，这个名字好！”蔺区长马上一锤定音。马副村长因在土改上户口和分田地时袒护过帅家，就马上绕开这个问题，只说：“缸子里煮鳝鱼，一节一节地煨，今天只讲今年的双抢，明年的事明年再讲，现在蚊子咬死人，不讲开了。”然后他一家一户地落实明后两天来帅家帮忙的人数，又对一直坐在旁边的帅莫彬说：“明天是你被蛇咬后的第八天，你可以下田做事了。我看明天你来排工，不要窝工呵。”帅莫彬一不出气，二不做声，三不点头，屁不打，尿不屙地坐在椅子上。马建初像个工头，落实之后说：“我看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他要宣布散会。蔺区长马上把今天开帮困会的意义、效果做了总结，对大家这种有难众人帮的高风格大加赞赏，之后他说，双抢上岸后要抓紧送公粮，支援国防建设。最后他宣布散会。

散会后，莫庄喜送邻里们回家，皓妹送蔺区长和孙月光秘书骑线车上路。孙秘书坐线车的后面，与皓妹挥手告别，皓妹也礼节性地把手抬起来摇了摇。赖姐走在最后，她还要帮莫庄喜把凳子搬进屋里去，莫庄喜不要她搬，还嘱咐易清来要牵着赖姐这个大肚子回去，小心摔跤动了她的胎气。她目送赖姐两口子走后，来到一直没有吱声的儿子的身边，声调低沉而慎重地说：

“莫彬啊，你要全面安排一下明天这十几个人来帮忙做事。”“安排个屁！我们帅家也是要别人来帮什么困的吗？难道帅家的人都死光了吗？一个好端端的帅家，一个风风光光的帅家，被你弄得支离破碎，如今一个双抢，都要兴师动众地把我们家原来的长工、短工叫来帮忙……”莫庄喜顿时火冒三丈，跳起脚来高声骂道：“你这个混账东西，你吃了生狗屎啦，我怎么把一个好端端的帅家弄得支离破碎了！老娘今天要你拈出来！”她气得嘴巴皮子像筛簸米似的。

“你要我拈出来是吧，我今天就给你拈出来。当年上户口时，你要争啞做户主，帅家的男人难道死光啦，我不是男人呀？劲川不是男人呀？凤玉满满也是男人呀！现在帅家不姓帅了，村上的人都叫‘莫家里’了。还有，你让爹爹去台湾，又让劲川去参军，这既害了帅家，又害了皓妹……”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无不戳痛莫庄喜的心，她被儿子的这些话，堵得无处藏身，一气之下，她要去抽打帅莫彬的耳光。急烂一身的、发泼了的莫庄喜，见台阶上的打禾佬在看自己家的“西洋镜”，不好把当年划阶级成分的事说出来，只恶狠狠地骂道：“老娘今天要一个耳巴子甩死你！”她一边说，一边把手举了起来，要去抽打儿子的耳光。帅莫彬不仅没有躲闪走开，反而向前跨一步，逼他娘说：“你打、你甩、你抽呀，我今天就让你打死算了，既然没有被蛇咬死，干脆让你打死算了！”

“哎哟——”莫庄喜举在空中的手打不下去了，另一只手赶快捂住胸口，脸色一下子惨白了，在月光的映照下，白得吓人。她在哎哟一声的同时，身子往旁边一歪，在快要倒地的时候，皓妹立即上前扶住，一边搀扶着婆婆走，一边对帅莫彬说：“快不要说了，

看把你娘的心绞痛都搅出来了。”“这是她自讨的！”帅莫彬又来拈他娘的事，翻他娘的古：“在旧社会，像抱私崽子一样地守着帅家那么多的田土，何不早些卖出去？新中国成立来又怕做地主，上户口还要自己做户主……”

“妈不做户主，你去做户主，你去当地主，只怕是被共产党斗死了！”帅牛似懂非懂地上前插嘴。“啪”的一耳光，帅莫彬狠狠地甩在帅牛的脸上。帅牛被他打翻在地，哇哇直哭。皓妹把婆婆扶上阶级坐下来，又来把帅牛扯起来说：“关你么子事呐，还不是挨打了吧，快回去睡觉。”帅牛哼哼唧唧地哭着说：“我听嫂姐的，回屋里睡觉去。”

帅莫彬似乎还不解恨，还站在墩椅边。他一脚将墩椅踢翻，继续说他娘的不是。诸如她娘心不公，一碗水不端平，儿子都是她生的，心里只有小儿子，送帅劲川读书，送他参军，帮他带童养媳。从小把自己寄养在外婆家，不管他的学习、做人，不管他的前途、提亲。云云。莫庄喜坐在阶级上，双手捧着胸口，痛得咬着牙齿喊哎哟，让他在拈、在翻古、在抢白。待到稍稍好一点时，她又开始骂起来：“你这个忤逆子，你这个遭五雷公劈的家伙，你会把老娘气死的。你给老娘滚，滚得远远的，老娘再也不要看见你这个横眼畜生！……”她又痛得骂不下去了。

“是你说的啊，是你要我滚的哟。我今天就滚，我滚到远远的地方去！……”他口里还在骂、还在犟，一阵风似的穿过地坪，朝南渠的大路跑去，直奔他外婆家去了。

皓妹赶快追上去，一边追一边喊：“莫彬哥，快回来，路上有蛇！……”帅莫彬一边往前面跑，一边回头说：“上次没有被蛇咬死，这次让蛇咬死算了！”回答皓妹的话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头。他高大魁梧的身影消失在浓浓的夜色之中。

帅家唯一的劳动力，好不容易等到他能够下田做工夫了，他却一跑了之。明天的双抢排工怎么办呢？帅家里或是莫家里的双抢又将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第四十二回

楠子蒋帅初构三角恋

山水洲城纠葛中朝情

帅莫彬怎么也不回头，越跑越快，他跑过虾爪丘，又跑过龙爪丘，径直朝八字哨的外婆家里跑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在忙完双抢、送完公粮后，莫庄喜由于自责，加上帅劲川回信说要探亲，就去接帅莫彬回帅府，他也没有回来。若干年后，由于帅劲川出现意外情况，使得性格起了变化的莫庄喜，不想让皓妹这个肥水流到外人家的田里去，在老父去世后回家的路上，说要把皓妹续弦为大媳妇。他回来后不久，正碰上一九五四年十八垸溃堤，发生了一系列的家庭纠葛。其中的种种原因留到以后再说。

皓妹本还没有退烧，实在追不上帅莫彬，只好打转回家。她像怕踩死蚂蚁一样慢慢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想着帅莫彬刚才与他妈吵架时说出来的那些话，有的没有多少道理，

但至少还有一点是对的。如帅劲川在学校里报名参军，事先并没有征得家里人的同意，婆婆也没有挽留，更没有取得她皓妹的同意，擅自做主一走了之，造成了帅家田土多、劳力少的困难，这的确害了家里也害了她皓妹。皓妹这样想，显然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想问题的。当时没有和帅劲川结婚之前，尽管她爱帅劲川，喜欢他，但那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想念和对夫妻生活的憧憬，他读书不回来也就无所谓。但自从结婚有了新婚初夜的肉体接触之后，这种心理的思念升级了，由肉体需要和心理需要的双层需求，变成了双层的折磨，何况帅劲川只在春节前回过一次信。皓妹有空就拿出信来看，现在连那信纸都皱成盐菜子了。但其他的反驳他娘的内容，大都是不对的，其中有污蔑、冤枉、误会他娘的地方。如他所说的莫庄喜偏心，只让帅劲川读书，皓妹认为婆婆并没有偏袒帅劲川，是帅劲川从小嗜书如命。皓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他因看书忘记了去办他娘吩咐的事，还挨了他娘的一顿打。在遭打之后又去办的过程中，帅劲川又去看书了，为了不让他再挨打，皓妹主动为他办成了那件事。至于其他的那些抢白和翻她娘的古，皓妹也就懒得去求证了，她懒懒散散地走进了屋，坐在门旮旯里的那个大石头上，去想姐姐和父亲以及公公。

没有张屠户，总不会吃揪毛猪。帅莫彬离家出走了，家里只剩下老少三个女人了，三个女人中两个能做事能下田插秧的人，都成了病蔫子，帅家成了名副其实的典型的无劳力户、困难户。第二天一大早，前来帮忙的人都来了，见没有人出来做分工安排，只有捧着胸口的“老西施”，便这里望望，那里瞧瞧，跟打禾佬商量，要在今天收完早稻后，留下两个人，去翻耕过来的田里做小工。正在这时，马建初跑来问明了帅莫彬昨晚出走的情况后，像工头一样安排这安排那。其中安排莫庄喜以搞内务为主，皓妹以送凉茶为主，孟鼻子以晒谷为主，刘怀选以插田为主，留下来的打禾佬以做小工为主，他自己以耕田为主。并规定只留打禾佬在帅家吃饭，其余帮工的人一律回自己家里吃饭。莫庄喜很不好意思地说：“旧社会在我家做长短工，我家都管饭，如今新社会了，到我家帮白忙，这怎么要得啰！”“这就是新社会的优越性嘛！”马副村长高觉悟地替帮忙的人说了。就这样，帅家的双抢赶在立秋前一天上岸了。

今年是个丰收年，帅家仓库里的早谷子堆得满满的，堂屋里、地坪里、扮桶里的新粮堆得满满的。莫庄喜不抠，在付足打禾佬工钱之后，她带着皓妹，到双抢帮了忙的人家里，按照付给打禾佬的工价，挨家挨户地算给他们工钱。送钱时他们都不肯要，说是新社会不搞剥削了，不能像做长短工时那样收钱了。莫庄喜说：“怎么不能收呢？旧社会我家付工钱还管饭，新社会你们吃自己的饭，你们不收工钱，那我才是真正地剥削了你们的劳动力哇，那不行，请你们一定收下！”这事闹到马副村长那里，马建初说：“是的呵，这怎么办呢？”正在这时，下来催缴公粮的蔺区长来了，他说他有政策：“帮忙，是自愿的，自发的，理应不收钱，莫嫂这不是剥削别人的劳动力。但她叫你们吃饭、吃蛋茶，大家还是接受吧。我做主，按打禾佬开的伙食标准，算几餐伙食费。”莫庄喜按餐数，按高于打禾佬的标准，算给了各家各户。在回家的路上，皓妹说：“还是新社会好，还是社会主义好！”婆媳二人边走边说，她们又在考虑响应蔺区长的号召，准备送公粮。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农村是这样，在城镇也是如此，就连新中国成立后兴办的大学校园里，也是生机勃勃。坐落在岳麓山下的土木工程学院，琅琅的读书声，伴随着白鹤泉潺潺的流水声，参天古树间的鸟鸣声，还有那岳麓书院里沙沙的翻书声、写字声。中华学子一批批地聚集到这里，他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

的美好时光，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里，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地吮吸着甘甜的知识乳汁。帅光奇与蒋炳善，同在一个班级里念书。蒋炳善从小失去母亲，读完私塾后，在兰溪镇读初中一年级，因日寇侵略，转到益阳城关中学读二年级，三年级又转到长沙，新中国成立前三年在长沙又读完高中，后考取土木工程学院。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在中学里积极参加救亡爱国运动和动员父亲捐赠共产党而加入了地下党组织。上大学后，因他父亲是革命烈士，他本人又积极上进，担任了学生联合党支部书记。帅光奇也是地下党员，由于高考成绩名列第二，担任了班上的班长兼联合党支部的委员。由于他俩都来自益阳县的鹞子湖乡，所以平时两人都用家乡土语对话，又因同睡在一个寝室里，他俩的同学关系多了一层同乡的因素，显得十分的友好。他们都在努力奋发地求学求前途。只是他俩因出身不同，各有各的个性，也各有所求。帅光奇父母双亡，弟弟被日本鬼子杀害，自己沦为孤儿，被菜农刘跃彩收为养子，他凭借养父用别人的钱财把中学读完，考上土木工程学院。读中学期间，他与楠子谈恋爱，其人生是十分艰苦和丰富的。

帅光奇上大学后，本想避开其他的缠绕，专心致志地读书，求个安稳而收入颇丰的职业，以报答养父母的培育之恩。但上大学后，两次遇到郴州人前来核实他与囚犯刘跃彩的关系，弄得他十分的痛苦。他把个人的经历和苦痛深深地埋在心底，从来不跟任何人讲，只在与同学酗酒后才偶有流露。蒋炳善因与郴州人有过接触，将他酒后吐的真言与之联系起来想过，但至今仍觉疑云重重。一天楠子拿着一张大半年以前的旧报纸，到岳麓山下来看望自己中学的同学和情人帅光奇，却没有找到他。在楠子灰心丧气之时，正好遇上蒋炳善。蒋炳善听说是来找帅光奇的，就热心地帮她去教室里和走廊上寻找。他俩先去平时上课的教室里，没有看见帅光奇。他俩从教室里出来时蒋炳善想起来了，他有可能去了阅览室，因为阅览室是土木系专为本系学生开辟的学习园地，以专业书籍为主，不比学院里的图书馆，那是供所有师生借阅各种书籍和看书学习的大杂烩场所。而蒋炳善对楠子的第一印象是，她长着一对大大的、黑浸浸的、水汪汪的大眼睛，人显得精神而精明强干，又不乏美女姿色。在离开教室去走廊的时候，在对话中发现楠子有益阳口音，他亦用益阳方言和她对话。楠子忽然用益阳土话说：“你也是益阳人呀？”蒋炳善同样用其土话说：“是的呢！”彼此产生好感后，就到长长的大学走廊上一边找人，一边说家乡话、家乡事。他们尽说些家乡的洞庭湖风光、鹞子湖水色以及水产和风俗民情。蒋炳善也没有带她去阅览室找帅光奇。他俩在走廊上寻了个遍之后，楠子说：“帅光奇什么书都喜欢看，有可能去了图书馆。”她提议去图书馆里找。这正中蒋炳善下怀。在返回走廊时，他俩又谈了各自学院和本人的一些情况。蒋炳善在得知楠子是医学院医学系临床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是系学生党支部书记后，就把自己担任了学生联合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告诉了楠子，并谦逊地说：“你们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以后要多向你们支部学习和取经。”楠子听后才用水汪汪的大眼睛认真地看了他一眼，感觉上突然有了变化。他高大魁梧的身材，方形的脸，浓眉大眼，天庭饱满，有英俊帅气之感。楠子望了他一眼说：“你也有帅光奇这样高大！”这时他俩走进了图书馆。图书馆里鸦雀无声，坐得满满的，几乎找不到一个空座位。他俩用目光一行行、一排排地搜寻，就是没有看到帅光奇，只能无功而返，这时吃中饭的铃声响了。

蒋炳善领着楠子快速地赶到食堂，借了一套碗筷，自己掏钱在教工食堂里买了一份饭菜，安排楠子坐在教工用餐的桌子边吃饭，他自己快步跑到旁边的学生食堂里，找到一桌

没有坐凳只能站着吃饭的，他平时吃饭的那一张桌子，端一蒸钵饭，夹了一些菜来到教工食堂，陪楠子吃中饭。当他俩吃完中饭，蒋炳善归还碗筷给教工食堂出门的时候，经常吃饭迟到的帅光奇，终于姗姗来迟地朝食堂走来。楠子看见了他，连忙迎了上去说：“你哪里去了，叫我好难找你呀！”帅光奇喜出望外地赶快安排楠子吃中饭，要去为她到教工食堂里借碗筷打饭菜，楠子说：“你们蒋支书早就安排我在那边吃过了。”帅光奇这才三扒两搅，鼓眼一吞地把中饭吃完。蒋炳善在帅光奇狼吞虎咽之时说：“你这家伙，跑到哪里去了，叫你老乡好找！”“我在阅览室里看书，你晓得呀！”帅光奇瞪了他一眼。“唉！我鬼蒙脑了，怎么不去阅览室里找你呢？”蒋炳善故作惋惜态。楠子说：“我以为你去了图书馆，我和他在图书馆里一行行、一排排地找，就是没有看到你，只好来食堂等你。”

由于是周末，楠子和帅光奇有悄悄情话要说，便与蒋炳善分手了。分手后他俩径直朝岳麓山上走去。走了好多长一段路，楠子回过头来，看见蒋炳善仍然站立在路边的一排树的后面，在目送自己。楠子已经发现了蒋炳善对自己的好感，趁帅光奇没有注意时，向蒋炳善挥了挥手。蒋炳善似乎得到了某种满足或信息，便快步离开了那一排树。楠子和帅光奇来到云麓宫，在云麓宫上，他们眺望着奔腾不息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湘江，盛赞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丰功伟绩和他在长沙写下的《沁园春·长沙》，并高声朗诵起来：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朗诵完了之后，帅光奇夸赞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大志，说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句词里，有气吞山河的雄伟壮志，表达出他那恢宏的气度来。楠子说，她所领导的党支部专门找来这首词，油印出来，发给每个共产党员，背诵下来之后，还准备召开革命诗歌朗诵会，把政治学习生动化。帅光奇说，他们联合支部的书记，就是刚才招待楠子吃中饭的蒋炳善，早在长沙读初中毕业班时，就能背诵毛泽东的这首词。是他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讲话时想起来了，就用这首词来做发言的结束语。党员听了之后就问他，是哪个人的词，他说是毛主席年轻时在长沙写的，至今没有公开发表。党员们纷纷要求他带头朗诵，帅光奇就这样背下了这首词。听帅光奇这么不经意的介绍，楠子对蒋炳善的好感又添加了一层。但她没有当着帅光奇的面，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

在云麓宫上，帅光奇不知道楠子带来了那份旧报纸，也不知道她对蒋炳善产生了好感，也不知道蒋炳善对楠子产生了好感，更不知道她在走上岳麓山时，还回转身去与蒋炳善挥手告别，就一股劲地要拉楠子的手，像以往每次见面时一样要亲热一番。没料到楠子总是避开他。当帅光奇站在山坡的下坡，楠子站在山坡的上坡，两人正好一样高时，这是

他们恋人拥抱亲吻的最佳位置和最佳时期。当帅光奇本能地将身体朝前倾向她的时候，楠子把身子一扭，头向一边偏过去，令帅光奇扑了一个空。“怎么哪，亲爱的楠子！”“你还问我，这么大的事，你未必不知道？”楠子在扭过去的身子站稳之后，这样反问他。

“你说什么啦？我不知道什么呀！天下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总不会什么事情都会让我知道吧！”帅光奇有些生气地反问楠子。“你看看！你看看！这也不应该知道吧？”楠子从衣袋子里掏出那份旧报纸。其实帅光奇早就在他养父刘跃彩被判刑后不久就看过这份报纸，至今有了上十个月的时间，他还将那份报纸收捡在箱子里。他说自己早看过。说话间，他的喉咙僵硬了，七孔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眼泪刷刷地滚落下来。倘若是往日，楠子看见帅光奇因他对养父做出绝情的事情而悔恨并痛苦落泪时，一定是以紧紧地拥抱去安慰他痛苦的心灵，一定是用自己香喷喷的小手绢帮他擦那源源不断地滚落下来的眼泪。但是楠子这次没有那样做。她站到一边，怅望那蓝得与天空相一致的湘江。帅光奇本来是平静的，却被楠子带来的旧报纸又一次地揭起了烂疮疤，等于在揭开的烂疮疤上撒了一把盐，他由站着痛哭到蹲下身子来痛哭，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山坡上，连土也湿了。他的身子因抽泣而一抖一缩的，可见这五尺男儿对养父刘跃彩遭遇的不幸，是何等伤心与懊悔，他心里一直装着对养父的一腔恩情。

帅光奇如此难过和伤心，楠子竟然没有多少眼泪，也许是被他失声痛哭的情形感动而流了泪，因为独自站在一边的她，用小手绢在脸上擦了几下，也许是在擦汗，也许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西山的太阳被帅光奇感动得躲在山脚下面去了，云麓宫因山势高耸，又没有阳光照射而变冷了。楠子打了一个冷战子，说是要回去。帅光奇这才收敛住痛哭的情绪，站起来要去挽楠子的手臂，要送她下山去渡湘江回医学院。楠子没有让他来挽自己的手，把手一抬说：“我不会摔倒，我自己会走。”便挪动脚步走在了他的前面。

他俩一前一后地走下山坡，很快来到渡口，帅光奇要留楠子在渡口的江岸酒店里吃晚饭，楠子借口说是渡船快停开了，就跳上了渡船。帅光奇把她扶上渡船后，自己正准备从渡船上跳下来的时候，楠子还是像以往那样，从袋子里掏出了几块钱，送给帅光奇这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穷大学生做零花钱。帅光奇跟往日一样没有说谢谢之类的话，习惯性地揣入了衣口袋，跳下渡船，和楠子挥手告别。楠子这个星期天，只接受了蒋炳善的一个中餐招待，晚上饿着肚子回去了。

帅光奇这里一切归于平静，他像鹞子湖的人游泳一样，一个猛子扎进水底下，潜下去拼命地读书，无论是小考还是大考，他的学习成绩都是班上、年级同学中的第一名。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越来越多，这是国家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需要，帅光奇尽管是党员，还是联合支部委员，但他对这没完没了的政治活动与政治学习挤占了大量的学习专业的的时间，感到有点惋惜，甚至反感。然而这种活动对蒋炳善似乎越多越好，整日整夜地搞政治活动都愿意，浑身都是劲。但学习成绩每况愈下，小考、大考的分數由初始时期的高分，下降到低分。但他无所谓，他不看重业务学习，只注重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的提高。如每次传达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本可照本宣科地读一遍就行了，但他事先要作一番报告，事后要做总结发言，头头是道地宣导一番，生怕大学生听不懂、理解不了、吃不透文件精神，使得一些同学反感。他在楠子与他挥手告别之后，特意在学生传达室里找到楠子与帅光奇通信的具体地址和院、系、专业、年级与班次，不断地给楠子写信，提出来要去楠子的学校里学习做好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楠子也回信同意了。因帅光奇是支部委员，到了一个星期